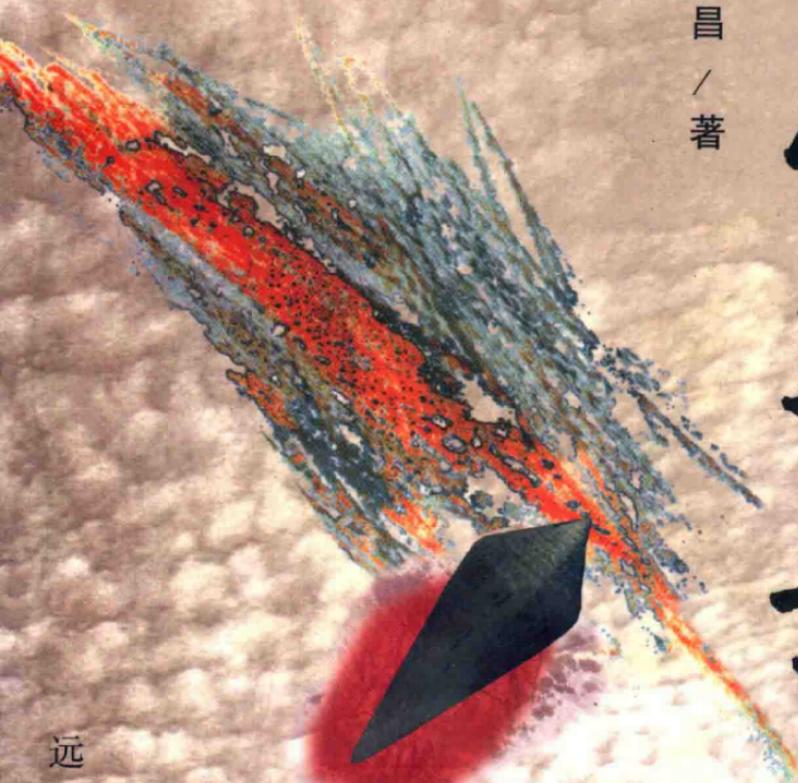


文心驿动

崔春昌 / 著



远方出版社

文心驿动

崔春昌 著

远方出版社

当代记者文丛
文心驿动
崔春昌 著

远方出版社出版发行（呼和浩特市新城区老缸房街 15 号）
辽宁省新闻出版学校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10 印张 230 千字
印数 1—1 000 册

2000 年 10 月第 1 版 2000 年 10 月（沈阳）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王顺义 封面设计：崔春昌
封面题字：崔妍

ISBN 7-80595-456-9/I·189
定价：25.00 元

彭定安先生雅正

辛巳年夏月

丁巳

WEN XIN YI DONG

当代记者文丛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作者 崔春昌



在北京观荷



与俄罗斯小朋友在一起

灵魂飞升（序）

黃世俊

春昌兄这本评论集叫《文心驿动》，文题后再加个“灵魂飞升”，再好不过了。我挺佩服春昌，一向谦谨随和，极有长兄风度。在创作上，他的执著劲像身上装了自动发条，从不停息。他又像个高产母鸡，不停地产卵，一本接一本的书都是他的狂热追求与痴情的结晶。写狂了，着魔了，这个文痴进入混沌态了！艺术家进入混沌态，灵魂穿过没有上帝的时代，飞升于天地之境，在无所待中拾花唱歌，宣谕或自语，好个逍遥自在。

春昌属于杂家吧，早年在沈阳评剧院工作时，写了许多评剧，后来到辽宁电台当文艺编辑，涉猎的艺术门类很广。我手头有他的史著《评剧奉天落子史》、《评剧史话》，长篇小说《血染奉天》、散文集《野风景》、评论集《编播散论》。最有价

值的是《评剧奉天落子史》，在当今新潮艺术冲击传统剧目之时，它艺海钩沉，实录了一个老剧种的发蒙与兴衰。也许春昌骨子里钟情评剧，才攒了半生积累，刺血为墨完成。春昌的散文优于小说，文笔优美，感情真挚，且越写越老道纯熟，不容易表现的韵味也出来了。有一次，我读了他的一篇游记小文，写景状物平中见奇，空灵淡远，韵味十足。我将好感觉对他讲，他却摇头说自己没感觉到。这就对了，艺术家创造佳品时，都于不自觉中诞生，有天开慧眼的味道。艺术来自冥冥的灵感及心悟，悟性最重要，是理性支撑。一个艺术家理性的大山有多高，他的艺术品位就有多高。

这就说到本集子了。春昌文心驿动，驿动在理性的经纬与轨道上。过去，我在一些报刊上读过他的评论文章，也编辑过他的评论。冷丁见到这么多评论文章，如此之多的评论点，如此之多的艺术样式，论评剧、诗歌、散文、小说、表演及自我的文艺观，林林总总，汪洋恣肆，真有点不敢相信出自春昌笔下，而平时，他很少慷慨侃谈，并不像个崇理善辩之人。文章胜于雄辩，艺术家就靠作品说话的。

总体看，春昌评论的特色，是放谈或散谈式的，属于小说家、散文家评论的一类，并不像纯理论家那样讲究结构的严谨、思辩的雄强、长于引经据典及抽象的难懂。而恰恰如此，他的评论带有散文化风格，阐理语态平和自然，直入心境，混合着一种夹叙夹议、夹事夹情的说理方式。感觉更好的是，他抛弃了居高临下的上帝姿态，更没有那种装腔作势、故作高深的假洋鬼子和伪理学的“学风”，只是以一个平凡者的客观角度，品作品、品内涵、品味道，也在品自己的人生之道。艺术即心灵，其判断价值状态中，寓含着上乘的审美理想，亦即春

昌的文学观和方法论的显现。

以前，我不只一次与春昌聊过艺术，加上读了这部书稿，归纳起来，春昌的文学观并不前卫，偏传统。我说的这种“传统”并不是食古不化的旧文道，而是继承了“文以载道”的传统文学理想。如《散文创作的自我意识》，是篇从非理性的自我意识引发的阐论，但其文学主张并未完全潜意识化，在“提倡强化散文创作的自我意识的同时，也强调自我意识与时代意识的参与”，达到“超我的自由境界”。春昌把这篇文章选为头题，可看作他的文学主张与理想。像《浓浓的大山情》、《一字一语总关情》、《“多重角色”的责任》、《是文学的，又是历史的》、《作家的社会责任和忧患意识》、《为文学画廊填补新形象》等篇什，都渗透着对社会责任感的肯定与赞美，从理性的视角提升至大美的境界。

在这本集子里，散文评论较多，评介客体中有很多国内散文名家，如梁衡、单复、王充闾、林声、牟心海、刘兆林、于金兰、康启昌、鲁野、赵杰、刘元举等。春昌本人又是散文写家，因而给人一种行家评行家的味道。《形象·理性·美趣——读梁衡散文集〈名山大川〉》洋洋万言，从美的意境、典型特征、审美视角方面赏析，将评论点立在艺术审美观照的高点上。文艺评论的功能主要有两大项：一是审美提升，二是沟通作者与读者。春昌的评论在沟通功能上体现得较完美，他对作品的感受与理解又多富平易与真诚、细腻与真情，并将这种感受准确地传递给读者，在作者与读者之间搭了一架真诚桥梁。而不像一些伪理论者，故作高深地卖弄风骚，根本不考虑读者的接受力。

文如其人，文如明镜。评论家的作品渗透着作者的美学修

养、人生态度，是心灵的一部分。读春昌评论，处处能感受到他的阐理的宽容、不偏狭，特别是史论方面，渗透着较严谨的史学态度。如评介赵杰的散文集《情奉张学良》，这部集子是专写“千古功臣”张学良的，已对张学良做出了客观公正的历史评价。春昌在《是文学的，又是历史的》中，站在一个公正的历史角度，对赵杰的历史观进行公证，从理性上加深了原作的历史内涵，真正地推波助澜了。又如《史学与文学在现实床第的拥抱——读王充闾散文集〈面对历史的苍茫〉》、《实事求是“似”动中求“神”——评剧〈孝庄皇后〉观后》、《屏幕外的和氏璧——观电视剧〈战国风云〉》都有严肃的史学风格。再如《古调虽自爱，今人多不谈——〈评剧奉天落子史〉后记》记述全书的编纂过程，其中史的成份非常大，也对评剧这个并不古老的北方剧种的当代衰落感到失落和淡淡的忧思。四十几万字的大作，虽在疯狂的金钱世界里，它的市场效果很可怜，但在史学方面的价值不可低估，对一段评剧断代史做了历史性的填补，正像文中所言及“我觉得我进入了常人无法感知的精神世界，在这个世界里竟有些忘我了，时时觉得我已经不属于现实的我自己，而属于那一段历史了”。我不敢将之与《史记》、《汉书》相比，但至少说，春昌为地域文化理论研究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再说说春昌的小说评论。去年，我的小说《金扣子》出版，曾送给春昌一本。没想到，他默默地为《金扣子》写了篇评论，而且我是在写这篇文章才见到。《以形象呼唤传统美德回归——读黄世俊长篇小说〈金扣子〉》，题目将论点点出，我就不多说了，谢谢吧。本集子中收录的《工人村真实生活的缩影——读温恕长篇小说〈下雨天 下雪天〉》，曾在沈阳文艺

界》上发表过。这篇评论运用散文笔法，很注重形象特征，理论色彩虽不浓，但对人物关系的分析较透彻，评论视界也具有多元的社会内涵。春昌毫不掩饰自己的情感，同情下岗女工，为民众歌唱，抨击丑恶，凸展自己的趋善愿望和审美理想。另外，对长篇小说《孽海花》、《杞人墨》、《蛮荒神光》的评论，文不长，但都很有见地。

法国女作家玛格丽特·拉杜曾说过一句话，“写作，什么也不是。”评论是什么呢？人生一世，活法多种多样。将之引入文艺评论，对某人某作搜肠刮肚地品头论足，其实是很难做的。往往为写一篇小文，得细翻看作品，作笔记，写得不到位，还得受到指责。我有这个体验与感受。翻看春昌如此之多的作品，真觉得他挺不容易。特别是物欲横流的商业化时代，挣钱的道很多，他偏偏乐于为别人写评论，既无收入，还得吃苦。人世间有许多痴者，如花痴、墨痴、书痴等等，春昌算哪类痴呢？人生如梦，文学亦如此，相信他这辈子就在梦中，永远不醒，继续捉笔描摹，活得自在逍遥。

作于 2000 年 10 月 30 日

黄世俊：现为沈阳市文联副主席，曾任《芒种》主编，有小说散文集等多部。

说尽妙处始为文（序）

白长青

我和崔春昌相识得很晚，但却颇有一见如故之感。细论起来我们还是同年生人，只是他的生日比我要大些。虽然各自走过的人生路程不一样，但我们之间却似乎总有着那么一种心灵的默契与交流。岁月悠悠，步履匆匆，我相信只要是有缘份的人，早晚总会相聚在一起的。

其实，崔春昌最吸引我的，还是他身上所具有的那种特别的气质，那是一种纯净的，给人以充分信任感的敦厚和质朴。他那兄长似的浅浅的，宽厚的笑容，总是让你的心里充满了温暖和友情，仿佛有一种力量迫使你不由自主地去走近他，熟悉他。他在沈阳评剧院工作时，不仅搞评剧创作，还曾下苦功广泛搜集评剧资料，终成为研究评剧史的真正的专家。后来他到辽宁电台当文艺编辑，写作了大量的散文和评论，成为我省文

坛上一位活跃的多面手。这本文艺评论集《文心驿动》，已是他的第二本评论集了。同在辽宁又都从事着文学评论，深为朋友的成就而欣喜。“文章千古事，甘苦寸心知。”春昌兄为了自己“驿动”的文心所付出的甘苦，他的文艺审美理论和对于人生价值的感悟，点点滴滴都浓缩精炼在这本书的文章中。

《文心驿动》收入了作者近年来所写的 51 篇文艺评论文章，以散文评论文章为主，兼收有诗歌评论及小说、影视的评论。春昌的评论文章视野比较宽阔，知识面也比较丰富，写作的路数也呈多样化的态势，可谓情趣各异，绰约多姿，把文艺评论文章写得异常新鲜活泼。拜读之后，敬羡尤深，大致归纳起来，我想有如下几个特色吧。

首先，就是他的散文化的评论风格。布封曾说过：“风格即是人。”在文学这个领域，文品和人品有时是很相通的。从春昌的那样宽厚随和的性格中，似乎也映出他的评论文章的个性。文学评论文章应该有各种各样的写法和风格，它和文学创作一样，最忌讳的是平庸呆板和公式化的模式。它的艺术形式也应该是多元化的选择，解放着评论者的内心，在对作品的艺术审美评价中，表现出一种强烈的人文关怀的精神。好的文学评论文章，不仅体现出评论家的审美理论，也应该是评论家的审美个性的充分体现，它本身就是一件精美的艺术品。因此，我特别赞赏文学评论的个性化，也爱读那些具有个性化的文学评论文章。而春昌的这些评论文章，带给我们的恰恰就是这样的惊喜。读他的文学评论，你会感到很轻松的投入，像读一篇优雅柔和的美文，发散着淡淡的幽兰的香气。他是把评论当作散文来写的，思想中本没有那么多的束缚和戒律。我们看到，收在这个集子中的文章，大多是文风清丽，语言朴实自然，率

真而少雕饰，结构也是散放的，是一种散文体的评论。它以一副轻松活泼的面孔，使读者很容易亲近它。象书中评单复散文的《激荡的大海情怀》一文，本身就是一篇优美的散文。这种散文化个性化的文学评论，是春昌的文学评论的一个特色，它带给读者的是清新婉约的气息。

春昌在评述作品时，很注意把握作品的审美特征，尤为注意作品创作中的个性化问题。他的散文评论，包括诗歌和戏剧评论，都把这种个性化的显现作为作品审美意识的神髓。如他认为，散文应该强化自我意识，强调作者的主观审美意识。他说：“强化自我意识，从某种程度上说，就是强化散文的生命和灵魂，也是作者个性化追求的必然趋向和结果。”“散文创作强化个性是时代进步的表现，是散文创作发展的必然”等。春昌还注重散文所表露出的人文精神，并把这种人文精神汇入到散文作品的个性化形式中去，进而从整体的意义上更深刻地审视作品的审美本质。

其次，就是真情融入，偏重情感的评论特色。春昌的评论文章，往往带有他自己毫不掩饰的感情色彩，以他的真情，用他自己的内心感动去阐释和评述作品的美，因而在情感上易于和读者交流，对读者有着一种特别的亲和力。像本书中的《风格和谐和个性差异》一文，在评介散文作家鲁野、康启昌夫妇在创作上如何互相切磋甚至于争论，在生活上又如何相濡以沫，“心心相映”时，他自己的内心先被感动是显易见的，甚至连叙述的语气都变得轻缓柔和起来。在评论于金兰的散文《父亲·苇塘·我》时，他最关注的是文章洋溢的那种“美情美趣，给人以愉悦的心理快感和不尽的联想”。他认为于金兰作品描写的茫茫的苇塘深处，在父亲那小小的窝棚里所包含的父

女深情，成为作品一个独特的“表现定式感情和理念的场景”。作品中这种绵长的情感联想方式，被春昌敏锐地发现和点醒出来，使这篇情感体散文的美学意义得到了升华。再如他在《浓浓的大山情》中，评论林声的散文《叫冰问路》时，这种情感审美的深入更是由平趋陡，由淡趋浓。这篇散文中作者描写了当地的老乡如何冒着严寒，在深夜护送他们一行返回，在结冰的湖面上用杆子不停地“叫冰”相送时，作者被深深地感动的情节。春昌却能够从作者的感情涟漪中，体悟出情感体散文的理性审美价值。他认为作者能够让自己的感情“为理性所渗透，因而也更具有穿透力和感染力，从而引发人们去调动记忆和想象并产生共鸣”，从而达到一种更深层的审美愉悦。此外，象评论王充闾的散文集《面对历史的苍茫》的历史观时，以及评论刘元举的散文集《西部生命》中的那种困顿、壮阔、荒蛮感与感悟生命的崇高意义时，都倾注着自己的充沛情感去评述。读这样的评论文章，有时你简直分不清哪些是被评论者的感情，哪些是评论者的感情，它们混柔在一起，鲜明而强烈地打动了你的心弦，余音绕梁，余情播远。像这样的文章，在书中可谓比比皆是。

春昌评论文章的对象非常广泛，其中很多是至今仍活跃在辽宁省文坛上的那些出色的散文家，因而有这样一本书在手，能使你对改革开放以来辽宁的散文作家队伍及其代表作有一个大致的了解。此外，由于在电台工作的缘故，春昌这本书里的许多文章，都写得通俗生动、流畅自然，口语化强，适合用于广播，而且的确也曾在电台广播过。这些，都是这本评论集的特色。春昌因情而为文，他尊重作品，更尊重作者。他的文章经常尽量引用被评述的作品中的一些精彩的段落，尽量留给读

者一个对原著的比较完整的审美印象。他用自己的真情为读者奉献出一篇篇赏心悦目的美文。他在为读者解读和阐释所阅读作品的妙处时，也使得人们对于文学评论工作的价值和意义，有了一个更深刻、更真切的认识。谨以这些粗浅的感受，奉以为序。

2000年10月

白长青：现为辽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